

酸 甜 苦 辣 : 往 事 只 堪 回 味

坎 坷 半 世 紀 闖 蕩 五 十 年 (上)

● 劉 昌 博 (中 外 雜 誌 撰 述 委 員、大 學 教 授、自 由 作 家)

八 年 爛 仗 悵 懷 往 事

時光溜得真快，屈指算一算，我跨出母校——政大的校門已屆滿五十年了；在這漫長的歲月裡。悵懷往事，百味雜陳：有辛酸、有傷痛、有挫折、有掙扎，還有更多的無奈？！

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，我從廣州搭乘撤退來臺的一艘貨輪，在基隆港口上岸，再轉乘車廂擁擠的火車南下，落腳於南臺灣的一個小鎮上。它的名字叫岡山，是當時國軍的空軍基地，與左營的海軍，鳳山的陸軍，雄峙鼎立。全鎮人口不到五萬，但軍人及軍眷佔了三分之一；天空日夜都有各類型飛機起降或翱翔，是它最大的特色。

俗語說：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。

我來到岡山後，像煞漂泊無依的孤兒，舉目無親，幸有前幾期的校友陳炎生、陳珍松等，他們發揚了「親愛精誠」的校訓，解決了我賴以生活的工作及住宿問題。

我是政治系畢業，國父說：「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。」這裡的「眾人」沒有一個人服我管，倘若我吃、喝不付錢、似乎每個人都可以管我。故而，我必須找工作，像太史公「牛馬走」哪般拚命工作，在此陌生的異地他鄉，才有生存的空間，我的八年爛仗即從這兒開打。

學無專精的我，除了吃粉筆灰及搖筆桿，似乎沒有適合的工作。賴校友們的推薦，我的首份工作即是省立岡山中學及縣立岡山農校的文史教員，我每天騎了腳踏車來回兩校上課，倒也輕鬆愜意。

由於，岡山是空軍基地、蔣中正總統伉儷經常來此巡視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。因此臺灣各大報社均派有記者駐守，臺南

中華日報與臺北中央日報自不例外，因兩報的地方通訊組負責人周汝為、何貽謀皆是校友；為節省經費，就地取材；於是我便同時兼任該兩報的駐在記者。

這項新聞採訪工作，對我來說是嚐試也是挑戰。我利用課餘時間勤跑、勤寫，勤能補拙；居然無師自通，作到「信、雅、達」的初步火候。

高雄縣轄有鳳山、旗山及岡山三個區，而岡山區又轄有傍山瀕海的十一個鄉鎮。為了跑新聞，我幾乎「走透透」了每一村里。由於我的人頭熟、體力充沛，只問耕耘不計酬勞；國民黨高雄縣黨部所辦的動員日報，又聘我擔任特派員。岡山空訓

部司令劉牧群將軍，也聘我擔任該部中尉新聞發布官。甫成立的中國青年救國團，派我擔任岡山地區社會大隊大隊長，並辱承該團主任蔣經國召見嘉勉。這些黨務、團務及跑新聞工作，每天忙得我暈頭轉向。為了怕搆上「誤人子弟」的黑鍋，我主動辭去省立岡中及縣立岡農兩校教員職務，專心去打「爛仗」。

臺灣光復不久，政府為期貫徹行憲後「還政於民」政策，乃提前實施地方自治；次第辦理省級縣市級民意機構選舉。高雄縣第一屆縣議員選舉，於一九五〇年七月開始辦理，因是初辦，故一切法令規章皆不完備。比如：取得候選資格的要件之一：必須有選區選民五百人以上的連署推薦，但如何連署？則未說明。

因我的戶籍在岡山，岡山選區的十一鄉鎮以及空軍的官兵和軍眷，認識我的人甚多，人脈豐沛；故而，親友們熱烈支持我來參選。兼之，我是政治系畢業，也想把書本上的「學理」拿來跟現實政治印證一下。選舉登記的首日，我即發動親友六百七十餘人連署，並搶先辦好登記手續。詎料，縣選委會於截止登記的次日，才發布聲明稱：劉某的連署書有部分選舉

人的地址只寫某村及門牌號，沒有冠上某鄰及某里，無從審核，故而不具候選人資格。事實上，登記表上的備註欄，並未說明必須寫出鄰里。我的抗訴雖獲認同，但幾經拖延，選期已過，不了了之，害我白忙了三個月。

兩年後，第二屆縣議員選舉於一九五二年七月開始辦理，我細閱選舉法規，小心辦理登記，毫無瑕疵可挑剔，終於取得合格公告之候選人資格。經過漫長而劇烈的選戰，於二十位候選人中，競爭八席，居然脫穎而出，當選為高雄縣第二屆議員，時年廿七歲，是全臺灣當時最年輕的縣議員，且是外省籍的四川人，叫人訝異不已。

在兩年任期內、初生之犢不畏虎，以綽號「小鋼炮」的威名，揭發了許多縣級官員貪瀆弊案：櫻井山柚木盜伐案即其一，結果使十五位大小官員各判二至七年半有期徒刑。

記者是「無冕王」，又兼「見官大一級」的議員；擁有如此鉅大的權力，並未使我腐化。且在記者崗位上，我做了一件頗具紀念性的事；即是翻山越嶺發掘出來的一個哀感頑艷——有關「養女湖」的故

事。經中央日報披載，改編成長篇小說，又曾兩度搬上銀幕及參加亞洲影展。至今，這個位在燕巢鄉的養女湖，已蛻成為南臺灣的觀光景點之一。

我的縣議員任期，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屆滿，縣黨部有意提名我競選連任。我發現地方民代，無論鄉民代表、縣議員及省議員，多由地方派系推舉出來的「黑金」人物把持，黑道漂白者不乏其人；無錢無勢者躋身其中，孤掌難鳴，幾成稀有動物，難有發展空間。

我為示拒絕連選決心，舉家遷往新竹；仍幹老本行，擔任新竹縣立一中文史教員，同時兼任中央日報竹東特約記者。每天下課後，我即騎腳踏車飛馳約十餘公里，趕到竹東鎮採訪新聞。

竹東是新竹縣第一大鎮，傍山臨溪，景色秀麗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動「西安事變」的主角張學良，及其夫人趙一荻女士當時就「幽禁」在竹東的井上溫泉。附近的五指山，五峰並峙，高逾千公尺，我曾帶領男女學生登上峰頂，仰天長嘯，遙望大陸、有家歸不得，壯懷如何激烈得起來？

回想我來臺已八年，對日八年抗戰，

終於贏得勝利；而今，我跨出校門八年，打了八年爛仗，見不到勝利的影子。捫心檢討，我換了許多工作崗位，勤奮自勵，卻毫無成就感！或許應歸究於我選錯了戰場；枕戈待旦，盲目衝刺，怎能扭轉形勢？把窩囊的爛仗變成輝煌的勝仗！

前進臺北重新出征

古語說：「求名於朝，求利於市」；而鄉村小鎮，只是老年人頤養天年的地方。我是個天性好動，活力充沛的年輕人，豈能一輩子蝸居在鄉村以當「娃娃頭」終老？於是，我的「生涯規劃」必須修正，慎選人生奮鬥的戰場，重新出征。

前進臺北，就成為我的最佳選擇。因為，臺北是中華民國遷臺的首都，且是臺灣政治、經濟與文化的中心，雖非冒險家的樂園，卻有儘多發展的空間。

有賴於張秘、臧遠侯兩校友的引薦，徵信新聞報（即現今中國時報的前身）老板余紀忠的點頭，我得以進入該報擔任採訪省政新聞記者。當時的省府主席嚴家淦，光禿發亮的頭殼裡，藏有一顆精明幹練的腦袋，他每天下班前總要舉行十至十五分鐘記者會，且能叫出每位記者的姓名，

態度和藹，大家都尊敬他。

不久，省政府奉命遷往南投縣中興新村辦公，省議會隨同搬去。於是，我乃改換跑道，採訪文教及體育新聞；每天下午跑教育部，晚上到總統府前的三軍克難球場採訪精彩的籃球比賽，雖很忙碌，但頗刺激。

為適應當時國家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需要，臺北各大報改版增加篇幅，新聞影劇版。因四年前，我在岡山發掘的「養女湖」新聞，被改編為長篇小說，且搬上銀幕拍製成電影，遂與影劇界產生一定的淵源，於是便派我專跑影劇新聞。

新聞的影劇版，每天有八欄高的版面供我揮灑；易言之，我每天必須撰寫上萬字的新聞稿，方可填滿版面，不致「開天窗」。不但發稿量要多，而且還要下筆快速，按時交稿，否則要影響出報時間。

好在影劇界彷彿一個五彩繽紛，光怪陸離的萬花筒；圈內的俊男美女們，多是愛恨情仇，從而衍生的八卦緋聞，層出不窮。兼之，當時刮起一股強烈競拍臺語片的旋風。拍臺語片者，有的一夜致富，名利雙收，由於觀眾愛看本土性的方言電影，製片人投其所好，大量競拍，導致需

要大量男女明星，搞到只要是俊男美女，不管舞女、酒女或妓女，皆可上銀幕。

當時流行一個笑話說：在臺北西門町的街頭，只要掉下一塊招牌，都可砸到一個導演及兩個男女明星；滿街皆是導演與明星的盛況，不言而喻。哪幾年裡，每年的臺語片產量超過兩百部以上，幾乎三天出品兩部片子，產量驚人，連美國的好萊塢也比不上。

拍片多，自然需要大量劇本，文盲可以當導演或明星，但不會寫字編寫劇本；於是我就濫竽充數地幹起編劇來了。我給「明華」及「五大」等製片公司編寫的臺語劇本如「黃昏故鄉」、「黃昏城」、「文夏歷險記」、「高原遊俠」等十多部影片，上映時皆有良好賣座紀錄。

徵信新聞報老板余紀忠、溫廣彝腦筋動得快，打鐵趁熱，聯合三個影劇公會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，破天荒的主辦了第一屆臺語片「金馬獎」影展，因是我跑影劇新聞，自然成為籌辦影展的策劃兼總連絡。同時還舉辦由讀者投票選舉十大最受歡迎的臺語男女影星。

影展期間，轟動全臺；新創刊才六年的報紙，打響了知名度，報紙發行量增加

一萬份以上。翌年又舉辦了港臺國語片十大最受歡迎男女影星選舉，漪嶼盛哉。我參與主辦其事，回想起來，興味無窮。

忙完影展，常感身體不適，經醫師檢查得知血壓過高，必須休養一段日子，切忌操勞。我向社方表示請調內勤，特准改調編輯組主編影劇版，上班時間在晚上，名副其實的「夜貓子」。採訪記者與編輯的工作性質，一動一靜，迥然不同。實在說來，幹編輯要輕鬆多了，晚上作幾個大小標題，配好照片，搞好版型，看過大樣，忙不了三、四小時就清潔溜溜！晚上忙完了，白天無事可做，很是無聊；我是閒不得的人，於是利用白天的時間兼差也幹了幾樁事情：

(一)編寫國語電影劇本 因當時中影公司總經理龔弘是前期學長，他要拍健康寫實影片，邀我編寫「蚵女」，王莫愁與武家麒主演，曾榮獲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最佳影片獎。繼為李翰祥的國聯公司編寫「深情比酒濃」及「歌渡橋」，前者由歸亞蕾、金滔主演。後者由黃小冬、孫伯堅主演。另為獨立製片公司編寫了「苗山情歌」、「峨眉奇俠」等劇本。

(二)兼任國聯宣傳部主任及編劇委員

香港名導演李翰祥於一九六三年來臺，創立國聯電影公司，聘我參與上述工作。為了宣傳，全體男女演員五十四人均歸宣傳部調派。當時的知名演員：女演員有江青、歸亞蕾、汪玲、甄珍、鈕方雨、李登惠、李虹、伍秀芳、萬儀、易虹、黃小冬等；男演員有秦漢、朱牧、孫越、趙群、韓甦、秦沛、劉維斌、江彬、田野等。每月定期出版「國聯電影」月刊；另組成的國聯男女影星籃球隊，由我擔任領隊，劉世珍擔任教練。集俊男美女之大成，南征北討，轟動一時。

投筆從商向「錢」看

臺灣從六十年代起，即步入經濟起飛階段；國家各項重大建設次第推展，民間各型工廠大量興建，從事工商業者莫不鴻圖大展，財源滾滾。年輕漂亮小姐以「嫁作商人婦」為榮；以致學校教員、政府機構公務員，以及搖筆桿的文化人，相率轉業，紛紛投入經商致富的行列。

拿我來說吧：爛仗打了十來年，每天起早趕晚忙得頭昏腦脹，「戰場」從高雄換到臺北，工作崗位一再更換，不可謂不用心與不努力。到頭來，依然兩袖清風，

家人生活無法改善；始恍悟虛名不值錢，麵包才是生活必需品。

我狠起心腸改變了原來的價值觀念，毅然「投筆從商」，切盼跟上時代的潮流，向「錢」看。

這時，政府大力鼓勵各地華僑回國投資，適有旅日僑領楊承錦、吳寶祺、薛來宏、林澎俊等四人醴資回國投資交通事業，進口日製新型車五十輛，首創臺灣按錶付費的計程車業務。因我在臺北人頭熟，遂聘我擔任副總經理，負責「公關」工作；為了駕駛員違規肇事問題，我經常進出交通大隊及市警各分局。這家名叫「金山」的計程車公司，開了三年，金山被掏空了，難逃歇業的命運。

我不服輸，再邀集親友醴資開設長江大飯店，位於西門町鬧區的中國戲院對面；揭幕之日邀請香港天王巨星李麗華小姐剪綵，賀客盈門，盛況空前。初期生意興隆，不到一年又撐不下去，關店歇業，賠本了事。

何以經營不下去，並非人謀不臧，實是時運乖舛，「衰」到極點。一是碰到百年一遇的「八、七」大水災，經濟蕭條，市面普遍不景氣。二是政府的苛捐雜稅太



- ①作者劉昌博教授（左）早年與香港女星丁皓（中）及名記者續伯雄（右）合影。
- ②劉昌博教授（後立者）一九五七年任記者訪問台灣省主席嚴家淦（前左）時的神情。



多，什麼救災捐，什麼三輪車轉業救助金等也攤派了來。三是政策急轉彎，原說保障僑資，忽又普發計程車執照，毫無保障可言。四是政令朝令夕改，飯店餐廳門前，忽兒改為單行道，車輛停靠受到限制。客人如何上門？

我深信失敗與有恆都是成功的兩個媽

媽，成功是失敗與有恆共育的兒子。我再改業進出號子作股票生意，行情震盪劇烈，頗感緊張刺激。初時得心應手，有些收穫。不幸碰上一九六七年六月以阿之間的「六日戰爭」。中東石油禁運、股價一落千丈，許多人傾家蕩產，我剛賠掉了老本。似乎「兩個媽媽」都不呵護，變成了孤

兒。這時，我的發財夢破滅了，既無做生意的才能，更無經商致富的財運，我下半輩子還得活下去，不敢奢望捧著銀行界的「金飯碗」；能找到一隻「鐵飯碗」餬口就滿足了！因為我已厭倦了打爛仗，切需固定的工作及安定的生活。（未完待續）